

『最美中国』丛书

最美中国

最美的游戏

潘小嫻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013267506

G898
18

『最美中国』丛书

最美的游戏

潘小娴 著



G898
18



北航

C1675303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美的游戏/潘小娴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4

(最美中国丛书·第3辑 莫幼群,江泓主编)

ISBN 978-7-5650-1269-3

I. ①最… II. ①潘… III. ①游戏—介绍—中国 IV. ①G8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7155 号

最美的游戏

潘小娴 著

责任编辑 金伟 郭娟娟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次	2013年4月第1版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印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邮编	230009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电话	总编室:0551-62903038	印张	11.5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字数	177千字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E-mail	hfutpress@163.com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1269-3

定价:28.00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赵 焰

一直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时间上说，是在明朝之前的。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清明理性的孔孟之道。崇尚自然、游离社会的道学，作为主流思想的补充，与儒学一起“相辅相成”、“一阴一阳”，使得社会主流思想具有强大活力。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的源头，无论是周公、老子、孔子，还是后来的诸子百家，比如说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墨子等等，都对人生保持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度，保持孔子学说实践理性的基本精神，即对待人生、社会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的思维模式；善于协调，讲究秩序，在人伦日用中保持满足和平衡的生活习惯……中国文化的源头如此，决定了汉民族的心理结构和精神走向，包括汉民族理想追求、文化风格以及审美倾向。

中国文化在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高蹈的士大夫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于：遵从天地人伦之间的道德，有高远的理想，讲究人格的修炼，反对人生世俗化，鄙视犬儒的人格特征。比如说孔子，从他的言语来看，更像是倡导一种人生价值观，追求人生的美学意义。又比如说庄子，他的学说，不像是哲学，更像是一种生活美学：道是无情却有情，看似说了很多超脱、冷酷的话，实际上透露出对于生命、本真的眷恋和爱护，要求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观照态度，不计功利是非，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以达到安详和宁静，让自我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这种贯穿着士大夫精神的人生价值观，让人忘怀得失摆脱利害，超越种种庸俗无聊的现实计较和生活束缚，或高举远慕，或怡然自适，或回归自然，在前进和后退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趣。这就是中国历代士

001

最美的游戏

大夫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艺术清洁精神。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经说：“在艺术上，他们（中国人）追求精美，在生活上，他们追求情理。”这是说到关键了。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就是如此，一方面高旷而幽远，另一方面也连着“地气”，是自发的浪漫主义和自发的经典主义的结合。道家是中国人思想的浪漫派，儒家是思想的经典派。当东汉年间佛教传入之后，这种以出世和解脱为目的的宗教体系遭到了儒学和道教的抵抗，从而消解了印度佛教中很多寡凉的成分。经过“中庸之道”的过滤，其中极端的成分得到了淡化，避免了理论或实践上的过火行为。也因此，一种中国特色的佛教观产生了，佛教在中国更多变身为“生活禅”，变成一种热爱生活创造人生的方式。中国人一方面避免了极端的“出世”之路，另一方面，由于心灵的滋养、美智的开发，使得东汉魏晋，包括后来的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以及唐宋元产生了很多高妙的艺术，“艺术人生”的观念也随之如植物一样葳蕤生长。可以说，这些朝代，是中国最具审美价值、最开人们心智、也最出艺术珍品的年代。也因此，很多艺术种类都在这个阶段达到了高峰，比如说唐诗、宋词、元曲、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等，它们洋溢着一种高蹈的精神追求，境界高远，洁净空旷，如清风明月，如古松苍翠。从审美上看，由于存有或明或暗的观照，存有人格与事物的交融，主题得到了提升，感悟与生命同在，境界与天地相齐，一种深远的“禅意”油然而生……从总体境界上来看，这一阶段的各类艺术形式，达到了各自的高峰。它们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

中国的艺术精神到了明清之后，有低矮化的倾向。明清以后，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专制制度进一步严酷；加上统治者出身和教育的局限，以及愚民政策的目的，整体文化和审美呈低俗化的倾向，社会和人生的自由度越来越窄，艺术的想象空间越来越逼仄，艺术作品的精神高度下降。随着“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的推行，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被扼制，审美弱化，艺术更趋“侏儒化”、“弱智化”。大众普罗的喜好抬头，刚正不阿的风骨软化，崇尚自由、自然、提升的审美精神也在丧失。不过尽管如此，在明清时代的中晚期，那种崇尚自然、物我两忘的高贵精神仍时有抬头，一批有着真正艺术精神的独立艺术作品或有出

现。尽管如此，士大夫精神已不是艺术美和生活美的主旋律，它只是一种空谷幽兰的生命绝响。

近现代之后，由于社会动荡，战乱连连，再加上西方现代化所导致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渗入，中国的文学艺术遭到了进一步摧残，传统的艺术精神更进一步沉沦。艺术的政治化倾向、实用主义倾向和世俗主义倾向抬头，这直接导致了真正的艺术精神缺失，艺术的品位下降，高蹈精神向世俗俯首，自然和自由变身为功利和实用，士大夫精神更是变身为犬儒主义。中国近现代上百年的屈辱和战乱，更使得中国自古以来高洁的审美观变得扭曲和肤浅：黄钟大吕变成田野俚语，布衣青衫变成了披红挂绿，古琴琵琶变成了锣鼓鞭炮，洁身自好变成了争相取宠，安详宁静变成喧哗骚动，幽默风趣变成庸俗不堪……如果说是与非，美与丑是人类最基本标准的话，那么，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基本标准都在丧失，很多人已分辨不了是与非，也分辨不了美与丑。“文革”时期八个脸谱化的样板戏在左右着中国人的全部精神生活，而到现在，似乎是一场“群魔乱舞”的电视春节晚会代表着最高艺术水准。这样的现象，又何尝不令人扼腕叹息！

如果说中国当代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的话，那么，以我的理解，当代教育最大的失败，甚至不是传统丢失、精神扭曲以及弱智低能，而是在美育上的缺失。这一点，只要观察我们周围的人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对于生活没有感觉，对于美丑没有鉴别的人。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功利，只是物质，只是金钱，只是对美丑的弱智的鉴别和判断。这些人不仅仅是一些教育低下的人，甚至，一些貌似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是这样——他们虽然拥有很高的学历，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但在美丑的辨别力，以及对于艺术、心灵的觉察力、感悟力和理解力上，同样表现得能力低下、缺乏常识。这样的现象，实际上是我们多年以来的教育缺乏美育，缺乏精神导向的结果。一个人的审美，是与道德和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审美的缺失，实际上也是道德和智慧的缺失。一个对美缺乏判断力的人，很容易在人生中缺乏动力和方向，也很容易被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极端主义、工业主义所奴役，成为过度现代化的牺牲品。在很多时候，这种人不可能是一个丰富的生命，只是一架精神匮乏的机器。

现在，这一套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精心组织的“最美中国丛书”，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一些“寻根”和美育上的缺失。该丛书旨在“重建中国优美形象，重构华夏诗意生活”，通过对古代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风景民俗、器物发明等的重新梳理，重新发现中国特有的美，倾情向世人推介这种美，以期真正的美得到传承。这套书知识精准，图文并茂，力求童趣与大美的融合，悦目和感人的统一。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来说，这一套书，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起码它可以让人知道，什么是中国的最美，什么是中国真正的美。继第一辑十本书受到业界、读者的广泛好评之后，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又趁势推出第二辑“物华灼灼”和第三辑“文质彬彬”，加在一起又有20本，这两辑丛书在第一辑相对比较宏大叙事的基础上，着力聚焦中华文化的细节之美，视角更为开阔，叙述更为细腻。无疑是值得期待的。

上个世纪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提出过著名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五育”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其中，美感教育尤其有特色，蔡先生还以“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闻名于世。在蔡元培看来，美育是宗教的初级阶段，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美育教育是一种基础，并且相对宗教，美育更安全，更普及，也更为人接受。通过美育，可以培育出道德是非的基础，培育出向上的力量。虽然蔡元培的这一观点引起过一番争论，但对于一个人来说，有美的熏陶，有对于美丑的正确判断，怎么都不能说是一件坏事。并且，美与是非，与善恶，与道德，与人类的心灵，与这个世界的根本，是联系在一起的。以对美的判断和感知为出发点，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曾经的艺术生活，了解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从而进一步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规律，与身边的一切做到和谐相处，都是大有好处的。

也许，这套书的意义就在于此。



【目录】

最美中国

一、童真的飞翔

文武兼备斗百草	(002)
骑竹马，当将军	(006)
放风筝：与清风携手，找白云聊天	(009)
风车转，幸福来	(013)
抽陀螺，旋舞的精灵	(017)
抖空竹，腾云驾雾满天飞	(020)
滚铁环，哗唧唧的风火轮	(023)
踢毽子，翻飞的舞蹈	(026)
“绳”彩飞扬跳百索	(030)
“俏仙子”，抓子儿	(033)
跳房子，盖屋子	(036)
捉迷藏，快乐的小江湖	(039)
斗蟋蟀，梁山好汉一声吼	(043)
斗拐，晴空霹雳英雄梦	(046)
锤子剪子布，坦坦荡荡定胜负	(049)

001

最美的游戏

巧手慧心翻花绳	(052)
过家家，扮新郎扮新娘	(055)
弹弓，雄赳赳的神射手	(058)
踩高跷，鹤立鸡群美名扬	(061)
打瓦，轻轻飞动似流星	(064)

二、青春的高蹈

冰嬉，华丽的冰上盛宴	(068)
游泳，碧波荡漾弄潮儿	(072)
蹴鞠，足球的传奇前世	(075)
马毬，王者的运动	(079)
拔河，千人比赛气壮山河	(082)
举重，力拔山兮气盖世	(085)
射箭，百步穿杨神箭手	(089)
抛绣球，以球传情意愈深	(092)
赛马，你追我赶笑声飞	(095)
摔跤，大力士的精彩对决	(098)

三、智慧的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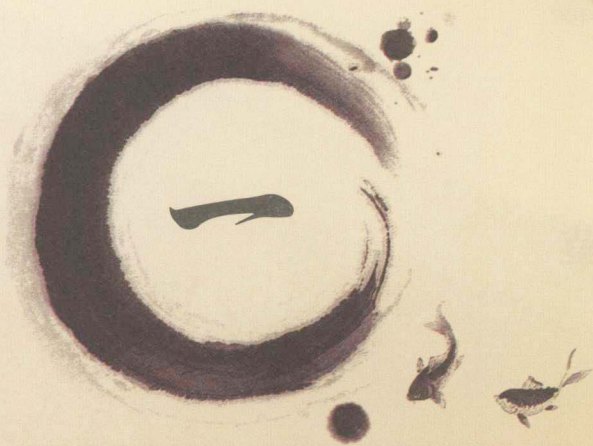
吟雅歌，玩投壶	(102)
流觞曲水，饮酒赋诗竞风流	(106)
击鼓传花，鼓响花转乐悠悠	(109)
围棋，黑白手谈见风雅	(112)
灯谜，张灯悬谜启性灵	(115)
绕口令，越绕越有趣	(118)
九连环，环环相扣情意长	(120)
象棋，楚河汉界相争锋	(124)

玩双陆，赢翠裘	(127)
回文诗，蕙质兰心千古传	(130)

四、娴静的欢愉

绿草离离蝴蝶戏	(134)
满城多少插花人	(138)
搜我肺肠着茶令	(142)
玉炉沉水袅残烟	(146)
惟于试茶并看画	(149)
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	(153)
晨起对镜奁，晓妆点绛唇	(157)
夜灯独对尽女红	(161)
芳洲拾翠暮忘归	(165)
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	(169)

(因本书部分图片未及向创作者申请授权，祈盼宽谅；恳请有关作者见书后与我社联系，以便奉寄稿酬及样书。)



童真的飞翔

文武兼备斗百草

我上小学时，要走过七八百米远的泥土路才能到学校。泥土路的两边，是大片大片的田野。每当百草丰茂的时节，绿草茵茵杂花遍地的田野便成为了孩子们的最大乐园。这时候，女孩子们喜欢用鼻子嗅一嗅花朵们的芬芳，还会玩一种斗草游戏。尤其是放学回家的路上，走在田埂边，女孩儿们便随手采摘起一把青草一朵花，然后藏到身后，互相让对方猜草猜花的名字，猜中了，对方的一把青草一朵花就归了你！于是，一张张小嘴，哗啦啦地对喊起来，这张嘴喊一声“打碗花”，那张嘴答一声“狗尾巴”……一个个青草与花儿的芳名，叮叮当当撒了一路，好不快活地伴随我们回家！

斗草，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嬉戏，又叫“踏百草”、“斗百草”，是以各种花草相斗以决胜负的游戏。斗草游戏的产生，传说起源于先民从事农耕活动时，由于当时生活单调无聊，便以斗虫、斗草、斗兽等自娱自乐，成为后来斗草的雏形。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最初的斗草游戏，很可能跟传说的“神农尝百草”形成的中医草药学有着密切关系。每年端午节群出郊外采药，插艾门上，以解溽暑毒疫，而斗草就是古人端午采草药歇息时，用草互相玩耍逗乐的一种休闲游戏。

有关斗草文字的记载，最早见于文献的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荆楚人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由此可见，早在南北朝时期，斗草游戏就成为了端午节普遍进行的一项传统游玩活动。

而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端午节，春社及清明也有斗草活动了。到了唐代，就连妇女儿童对斗草游戏都已经十分着迷。白居易《观儿戏》：“弃尘或斗草，尽日乐嬉嬉”；贯休《春野作》：“牛儿小，牛女

少，抛牛沙上斗百草”，都很生动地描摹了孩子们欢天喜地玩斗草的场景。《刘宾客嘉话》记载：“唐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而崔颢《王家少妇》则描绘一个平民女子喜欢斗草竟至如此境界——“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由此可见，斗草取乐，已经成为宫廷贵族和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都热衷玩耍的一种娱乐游戏。而斗草游戏，已发展成两种精彩有趣的玩法：一种叫“文斗”，一种叫“武斗”。



《群婴斗草图》（清·金廷标）

“文斗”内容丰富多彩。一种是采摘花草，互相比比所采花草数目

品种多寡，多者则胜。在五代时，南汉皇帝刘鋹在皇宫后花园，种植了大量的奇花异草。每当草木繁盛的时候，他会组织宫女玩斗草。在他发令以后，宫女们便冲进后花园的大门，在园内任意采摘。到了规定的时间，花园的大门就会锁上，宫女们被集中到大殿上。她们拿出自己采摘的花草，有专门的裁判对这些花草进行辨别。最后，谁采摘的花草种类最多，谁就获得胜利，输的人要出钱组织宴会。

另一种，是采摘到花草后，互对花草名。这可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斗草双方是要以对仗的形式轮流报自己手上的花草名，比如，用“狗尾草”对“鸡冠花”、“美人蕉”对“君子竹”、“百日红”对“万年青”等等，兼具植物知识、文学知识之妙趣。玩互对花草名这种斗草游戏，必须采集的草种类多，并且熟悉百草的名称，斗时还要求对仗，最终以报出草名无人能对者为胜。《红楼梦》第六十二回中有一段描写大观园里的少女们采摘花草后斗草的游戏情形，她们玩的就是这种既富情趣又富诗意的互对花草名：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个人，采了些花草，坐在花草堆中斗草。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

《镜花缘》第七十六回也描写了一群才女施展锦心绣口开展斗草游戏的情景，里面的斗草玩法与《红楼梦》的很相似，只不过，《红楼梦》用采摘的花草实物相对，《镜花缘》则跳过采摘花草这个环节，直接对花草名，这样的斗草，更像是一场植物知识竞赛，称得上真正的文雅。

文雅的“文斗”，是一种流行于女孩子之间的玩法。男孩子们呢，则喜欢“武斗”。

“武斗”，是指以人的拉力和草的受拉力的强弱来决定输赢的斗草。其具体玩法是两人各执一根草茎，开战前双方都会先大张旗鼓地喊叫一番：“叫你断，你就断，不信咱就斗斗看！”而后双方把草茎相勾牵，交叉成“十”字形，随着一声“开始”，便用力扯拉，谁的草茎被拉断就算谁输。



“武斗”看似简单，其实却很讲诀窍和技巧。在进行“武斗”游戏之前，首先要采摘到有韧性的草茎。其次斗法也颇有讲究。草茎韧性好，猛力难以拉断，且容易把小手勒出血，这就需要用悠劲来拉，有时拉起来整个身体都跟着动，好几分钟都难见分晓。一旦哪一根草茎连着斗败其他几根而不断，其身价立时倍增，持有者得意忘形得很，并且还将其携带在身边，其贵重程度，就仿佛一个武功高手的绝世长剑般。

在我的粤北家乡，男孩子们都非常喜欢用车前草、老虎草、狗尾巴花来玩斗草游戏。车前草一年四季都开花，其长长的花茎，韧性强，很抗扯，是用来斗草的上好材料。因为车前草十分坚韧，有时候往往互相拉扯了好几个回合，都难分胜负，因此小伙伴们又把车前草叫做“官司草”，就好像在进行一场没完没了的不分原告和被告的“打官司”。斗百草，“打官司”这个别名便由此而来。老虎草的花柱擎着十字形的花和果实，样子非常像《英雄儿女》里的王成背在身上的步话机的天线。男孩子玩斗草游戏时，喜欢取老虎草的花柱来斗，显得帅帅的，酷酷的。

用狗尾巴花玩斗草，这个游戏相对复杂些。先在地上扎两根圆头铁钉子，距离大约一人手臂那么长，而后往两个钉子圈上一圈绳子，再分别摘下狗尾巴草上开得毛茸茸如毛毛虫一样的花穗，放到绳子上。然后两个小男孩，分别用平滑的石头，去磨圆头铁钉子。绳子上的两只狗尾巴花，便会沿着绳子呼呼地往对方冲去。然后两只狗尾巴花会撞到一起，谁的狗尾巴花最后掉下来，谁就是赢家。这种斗草游戏，非常讲究对力度的掌控：用力太猛，自己的狗尾巴花还没碰到对方之前，可能就从绳子上掉下来了，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但用力太小，一旦和对方冲劲十足的狗尾巴花碰到一起，肯定就会立马被掀翻。用狗尾巴花斗草角力，更见力量与手的配合，常常引来围观者加油起哄，甚是热闹。

斗草游戏，很有泥土味，不用花一分钱，就能玩得趣味盎然。可惜的是，现在的孩子们离植物越来越远，越来越接不上地气了。



骑竹马，当将军

诗仙李白在《长干行》中这样写道：“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一个额前覆着刘海的小女孩，手里拿着一枝青梅花，站在小床前戏耍；一个头上扎着丫角的小男孩，胯下骑着竹马，又跳又跑的，向女孩走来。这是很唯美的一幅儿时生活画面。后以“青梅竹马”形容小儿女的天真无邪、亲昵嬉戏之状。于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化为成语，不胫而走，一直流传至今。

诗歌里所写的“郎骑竹马来”的骑竹马，其实是一种古老的儿童玩具，即以一根短竹竿子“骑”在两胯之间，一手握住竿头，竿尾则曳于地，另一只手作扬鞭状，向前奔跑模仿奔马驰骋，口中还一边大喊“驾驾驾……”

骑竹马这种儿童游戏最早起源于东汉。《后汉书·郭伋传》里记载有这么一个故事：东汉时郭伋在并州（今山西大部 and 内蒙古、陕西、河北的一部分地区）做官时，勤政爱民，官声颇佳，深受百姓爱戴。他在巡行部属途中，经过西河美稷，有几百儿童，各骑着竹马，在道旁欢迎，并问他何时返回再经过此地，到时还要为他送行。西河美稷，位于今内蒙古准噶尔旗西北，那里的孩童成长于草原上，受到父兄骑马扬鞭的耳濡目染，于是以竹代马，奔跑嬉戏。所以在西河美稷出现几百儿童骑竹马的壮观景象也就不为奇了。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军事家骑马上战场，凭借战争舞台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战争活剧，这对孩子们造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他们也渴望像大人一样，上战场杀敌，为国立功，成为英雄，于是做游戏也以打仗为内容。骑竹马是儿童效法成人骑马而创造出来的游戏。传说从三国到南北朝，不少有名的大将军，小时候都曾是骑竹马

的高手。《三国志·魏书·陶谦传》写道：后来官至安东将军的陶谦，少时以不羁闻名全县，14岁还缀帛为幡，乘竹马而戏，邑中儿童全都在其后跟随。还有曹魏大将夏侯渊的第三子夏侯渊，十六国后凉主吕光，小时候也都是当地赫赫有名的骑竹马高手。



骑竹马《百子团圆图册》（清·焦秉贞）

到了唐宋，骑竹马不仅成为一种儿童间的流行游戏，而且，儿童们胯下的竹马，竟然还发展演变为一种乡土味十足的民间舞蹈，叫“竹马灯”、“跑竹马”或“竹马会”。每逢年节，田间无事，农民便组成竹马灯队，吹吹打打，边行边舞，走村串乡。“跑竹马”用的竹马分前后两截，分别系在舞蹈者腰的前后。马腹以下围上布，以便遮住表演者的